



失責的牧人

文／實習醫學生 蔡明達

隨著時代的進步，許多以往被視為絕症的疾病都可以經由新的藥物或治療方法控制，所以現在內科病房的病人，有不少都好像在比誰活的久。70幾歲的長者已經是病房的基本成員，80歲甚至90歲以上的病人也所在多有。

但是，Dada在某醫院實習時，曾經照顧到一個26歲的年輕人，他得的是肝臟經年累月受到摧殘才會出現的疾病—肝硬化。

被酒精與毒品埋葬的青春

翻開他的病歷，12歲開始飲酒，由剛開始的1天4罐啤酒增加到20歲的1天1500c.c高粱。16歲起接觸毒品，安非他命、海洛因、搖頭丸等，均未錯過，也曾有酒後傷害他人的前科。20歲那年，他出現黃膽症狀，醫院診斷是肝硬化中期，但他飲酒的量不減反增，後來連嚴重腹水都出現了。當Dada看到他的時候，疾病已經進展至末期。

看起來就像個社會底層小混混的人生，對吧？錯了！他的爸媽都是高知識分子，有個親戚是另一家醫院的護理督導（護理站每天都要接到好幾通她的關切電話）。他的病床每天都有人陪伴在側，不是父親，就是母親，要不然就是叔叔。跟其他病床上不知多少人生幾乎被放棄的老人相比，他的家庭健全到令人嫉妒。

住進醫院，他被醫護人員監控不能喝酒，在他因強制戒酒而充滿幻覺的眼中，天花板佈滿監視器，「眼球」不停轉動，盯著他的一舉一動。不久，戒斷症狀來了，他狂暴的扯下手腕上掛的辨識手圈，拒絕裝上，並且開始失眠，就算給了強力的安眠藥，依然無法入睡。對酒精的不斷渴望如同惡魔的撫觸，顫抖的手指與焦躁的情緒是那撫觸下的顫慄。

住院的第二天晚上，他便請假4小時，這一外出就是徹夜不歸。隔天，Dada看到他時，他的手不抖了，渾身酒氣，在床上沉睡著，錯過了一早幫他安排好的大腸鏡。第三天，主治醫師開了更多安眠藥給他（安眠藥有助於緩解酒精戒斷症狀），一般人吃1顆得睡上8小時的藥，他1天吃6顆還能在病房裡看漫畫，跟吃花生差不了多少。酒精已完全鈍化他的感官。第三天晚上，他又消失在病房的空氣中。第四天，他終於忍不住了，向主治醫師抱怨著要出院。

被溺愛與縱容摧殘的靈魂

當他絮絮叨叨對主治醫師低聲唸著醫院有多無聊時，他父親勸他在醫院完成整個治

療再走。他轉向父親，聲調拉成高八度的憤怒咆哮。

Dada忽然間懂了，為什麼這麼年輕就會讓人生陷入如此悲慘的境地？為什麼會有如此可觀的藥物及酒精濫用史？為什麼會在如此完整的家庭，造就了連最有經驗的醫師都無計可施的靈魂？是溺愛！

就算全病房切膽的病人把膽通通借給Dada，Dada也不敢對自己的父親大吼。他的家庭提供了物質上的滿足，卻沒有關注小孩的交友狀況和生活，才會讓他有錢可以買毒品，有時間可以跟那些豬朋狗友廝混；是家庭忽略了小孩精神及人格層面的塑造及培養，才會讓他視醫院規定如無物，徹夜未歸卻沒有絲毫愧疚。

想起住院醫師學姊一針見血的評論：「這個病人的家長根本就是把醫院當戒酒中心，沒本事管自己的小孩，就丟來這裡給我們管。」想起他在半夜睜著臘黃色的眼睛，恐懼的瞪著天花板；想起他挺著腹水便便，偷摸出護理站去喝酒；想起他父母低聲下氣的拜託醫師多讓他住幾天，卻又幫他辦請假手續讓他外出。

這一切的業與報，又有誰論的清？

